

永樂大典

卷八千七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六

十九庚

僧

洪武正韻思登切沙門也許慎說文臘浮屠道人也从人會聲鮮會切顧野王玉篇悉脣切師僧也陸法言廣韻梵音云僧伽熊忠韻會舉吳思登切商次清竟陰時夫韻府羣玉史畧云四人以上名僧一人亦名僧喜覺要覽趙謙聲音文字通學浮屠人也古無其人故無其字但當轉會而用之或用生亦通俗收此又僧髮亂貌作篆西集韻見杜

馨非韻會定正心桓切釋氏徒字切心桓心新鮮僧書刀从古集纂

古文

贊徐鉉

隸

曾魏大饗碑洪真

僧智

僧柳公

僧權

韻學

贊篆韻

書

曾漢隸分韻書

僧永

僧御

僧權

行

曾王羲

草

行鮮于稚見

草書集韻

總叙

事物紀原後漢明帝造蔡愔等往天竺訪僧法於彼見摩騰乃要還漢地此國中有僧之始也僧史略曰漢明聽陽成侯劉峻

等出家此又中國之人為僧之始也注新唐書傳奕上疏曰浮圖法漢明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已上不許中國削髮事胡石符

未來卷六

一

亂華力地屢禁此疑中國為僧之始續後漢書西戎天竺國傳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精有奉者後遂轉盛至魏世中國人始祝髮為僧云朱子語類錄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為僧尼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寺之起自此時干文傳道釋志西域之有浮屠尚矣然自炎漢以前邈乎無聞至武帝有事四夷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及通西域有傳身毒諸國皆奉浮屠教中國未之信也孝明帝夜夢金人頭有白光飛行殿庭寤而訪之羣臣傳教始以佛對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嘗詔聽有罪亡命者贖杖本牒統詣國相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慈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威鎮初沙門之與漢使詣洛陽者曰攝摩騰竺法蘭以白馬負經而至館于鴻臚寺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闐西摩騰法蘭卒於寺寺之名始於此浮圖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

之則為淨覺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脣。治心脩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總謂之僧亦皆西方言。僧譯為和命。舉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乞信道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優婆或為伊蒲亦聲相近所謂佛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云。魏明帝時有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戒律乃於洛中擣寺威飾佛圖畫迹。依天竺舊狀建焉塔自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謂佛圖云。元康中沙門支恭明譯佛經雜摩法華後有常山衛道安從是正之右趙時有佛圖澄姚秦有鳩摩羅什宋齊梁魏隋之間若曇耀惠始法顯寶誌之湧不可勝數其言語行義足以驚世駭俗故自王公大士下及黎庶莫不尊信之甚者梁武舍身佛寺以麵代宗廟犧牲魏世宗營石窟三百景明至正光後工八十萬二千三百有奇此其法之盛行也。唐自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強丁剃髮避俗至代宗時魚朝恩作章敬寺度僧尼千人置百高坐講仁王經以懷冠內出藍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百官迎謁三歲和尚不空至鄉監爵國公一時宰相元載王縉杜鵑漸侍上多談佛事自是而後臣民承化率皆奉佛僧徒愈衆矣其間雖屢經廢興不旋踵而復興宋興太祖初平蜀詔西面轉蓮沈

義倫就成都寫金銀字金剛經以進。召僧崇蘊入便殿講經下詔禁止灌頂道場水陸齋會不得夜集士女就寺開設立法以限度僧諸州僧帳及百人者許度一人太平興國中始建譯經院翻傳梵文。御製聖教敘刻石傳法院真宗東尚道釋著崇禪氏論注釋四十二章遺教經錄板傳于世。每歲誕聖節令所在州府按試道釋經業男子年十五女子年十三以上。請道經四十帖若誦佛經男子百帖女子七十帖讀佛經男子五百帖女子三百帖皆聽披度詔京城民鬻酒肉者並居寺觀百步之外見在內者徒之。真沽市與僧道者誣罪應寺觀每夕鼓未發聞扉天明啓鑰不得妄托親舊恣有遊從所司不舉覺者坐之。天禧五年天下僧三十九萬六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三十九人仁宗時叅知政事王隨言景德傳燈錄三十卷頗頃錄今刪為十五卷著之後叙乞詔傳法院編錄入藏從之。大觀中詔改佛為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尼為德女譯經戒律。禪宗天台教之別云譯經者自東漢永平中天竺僧持梵經至洛陽譯成四十二章傳于世至魏吳南北朝三秦二涼迄唐凡十九代俱有翻譯石晉天福中渤海僧道圓諸西域至乾德三年始還以貝多葉梵

永樂大典卷八千首

二

永樂大典

卷八七〇六

經四十二次及佛舍利一水精器獻太祖道圓在途十二年住天竺六年。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帝召問所歷山川道里一一能言上嘉之賜紫衣。呂僧時僧行動羣百五十餘人求諸西域訪經人給錢三萬達之購寶中。有中印度摩伽陀國僧法天姓刹帝利備通三藏與其兄達哩摩孽乂多。西印度僧尼羅南印度僧沒歎計哩帝四人同造中國唯法天與其兄得。達條皆死於道路法天至麟州偶河中梵學僧法進始出聖無量壽寺勝。二經七佛譜共詳經義法進執筆迴緩知麟州王龜從潤色經成達法進。詣闕召見賜以紫方袍遂遊江浙嶺表已蜀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又有梵。僧天息災施護持經至上並賜紫方袍法天聞之亦如京師上召見天息。災等達譯經院七年六月感賜天息災明教大師法天傳教大師施護傳。法大師令各譯一經以進梵學僧常謹請詔法進皆受筆綴各光祿卿楊。悅其部員外郎張洎潤文悅等譜依古譯經儀式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壇開四門梵僧四各主其一持祕密呪七晝夜以珍魔障從之。第一譯主。正庠宣傳梵本其左第二證梵義梵僧與譯主評量義學第三證梵文梵。僧聽譯主讀梵本以證舛誤其右第四梵學僧觀梵夾書聽譯主宣讀寫。為錄字第五梵學僧以筆受第六梵學僧刪綴成文第七證義僧參詳句。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三

天慶賢等由天竺諸中國至于闐。其王迎禮歸于歡喜國寺淨護及作法
吉祥天因止焉。法賢等四人遂行至沙州。其州主燉煌王禮接尤至。慈瑜
喇寺作信吉祥天與廣賢先辭往五臺。惟法賢施護留止。久之主固留不
遣。因棄錫杖瓶盂。惟持梵文以至。嘗請遊衡山。五臺峨眉。給以兵卒。傳舍
續食。咸平三年卒。賜謚慧辨法天。兄達哩摩聲义。弟少習瑜伽祕密。五部
教典。法護等嘗預翻譯。以太平興國八年西還。咸平四年法天卒。謚玄覺。
施護年十五。捨家依帝釋宮寺僧惠賢學五天真草。及師子于闐三佛齊。
開泰文字。天禧二年卒。謚明悟法護。與法賢同國人。依中天竺摩伽陀國。
堅國鎮宮寺解八轉音。年二十五至京師。賜紫方袍。景德三年詔叅證梵
文。賜號傳梵大師。大中祥符二年。詔同譯經。八年與惟淨同加朝散大夫。
試鴻臚少卿。後並授譯經三藏。奉加鴻臚卿。惟淨者。吳王李煜從弟之子。
以童子選習梵學。性頗悟。口受梵章。節曉其義。又徧識西域字。歲餘度為
僧。雍熙三年寫梵經以獻。令充梵學。端拱二年。因進經得對。賜紫服。命充
筆受。淳化三年。賜光梵師名。嘗與法護同譯經。法進者。學梵書。達梵義。博
究教典。與文婉約。今翻譯儀範。自其著定也。筆受僧又有令道致宗證珠
文。且曉天竺寺音。達其旨趣。又能書梵字。綴文有冥顯希奇。書啓冲簡。韻
皆達內外。學證義有慧超。歸省道一冲。果善於講演。潤文則從臣楊碼。朱
昂。梁周輪。趙安仁。堯。迦。楊億。後以宰相兼譯經使。丁謂。王欽若。呂夷簡。章
得象。皆嘗為之戒律者。自魏嘉平中始有戒律。至唐僧道宣撰戒壇祇戒
心。國賴川朱士行始受戒。有所撰戒壇經。行于世。太平興國寺有石壇寺。
僧正紹所建。每歲童行得度為沙彌者。遇誕聖節。諸壇受戒。壇上設十牢。
擇律僧號十聞梨說三百六十戒。沙彌三人為一引。大中祥符三年。賜名
奉先甘露戒壇。諸州亦皆置壇。度人受戒訖。祠部給牒。江寧府有僧德明。
精律學為臨壇大德。十五年。江東多得其戒者。律藏舊有百餘卷。德明刪
為十三卷。為人講說。真宗召至閣下。屢對便殿。賜詩獎之。任以僧錄。固辭。
請還詣賜。江寧崇聖寺戒壇。召承天甘露。天禧中。知越州高紳言。僧尼得
戒。還家受父母拜。有素尊卑之敍。望禁止從之。禪宗者。心法也。梵語禪那。
華云思惟。亦云靜慮。自梁普通中。善提達磨。由西域至為中華初祖。以衣
孟相傳。至第六祖慧能而止。慧能與神秀同叅五祖洪恩。後慧能住韶州。
曹溪號南宗。神秀住江陵當陽山。號北宗。而南宗特盛。派分浸廣。迭相承
嗣。句偈問答。以機緣契勘者為領解。各標宗支大指。以人有真性為塵境
所蔽。而不能悟。了達本源。明佛心宗。即成正覺。謂之頓門。最上乘。應人滯

於習見不立文字教外別行後學續其法習其語言為之圖傳先是禪僧與律泉林震唐元和中渙州百丈僧懷海始創規範別立禪居尤具道服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震方丈室不立佛殿惟樹法堂所裏學泉無高下悉以次居堂中朝夕長老上堂與其徒問答謂之參請云天台教者本西天僧龍樹造中觀論梁僧慧闡達其旨以授南嶽僧思慧思慧授天台山僧智顥門人灌頂編繹之其法始盛流于海東唐末江右缺其書吳越錢氏時有僧義寂住天台羅漢道場演其教學徒甚衆錢氏為於日本國購獲觀教全部有三觀十章五畧十境十乘之說總謂之止觀其脩證有漸大抵與經論合而實別行云詳見禪字夢錄錄歷代高僧自宋武帝朝為始僧慧靜慧基慧集法圓淨度瑜杏翼本僧銓道琳是李明徹法開惠明晏超真官宇聖遠號南天竺岳師道欽徑山國一澄悟禪師因脩道林號烏窠禪師會通號招賢禪師齊安號悟空禪師道標號為西嶺和尚慧琳字抱玉交遊前後刺史學士始杜陵裴常■陵則揚憑盧元輔白居易李幼崔鄧路異俱造室講論心要靈照名龍華禪師號真覺大師行脩生有異相耳垂兩肩稱長耳相禪師賜號崇慧大師延奇號抱一子易在俗誦經感諸羊跪聽後捨業為僧聚徒講道傳播高麗遣使盡弟子禮奉金

線織袈裟衣紫水晶數珠金澡罐為獻唐開寶入城號智覺大師崇寧歲追謚宗照禪師遂號普覺大師遇安號善智禪師慶祥九曲禪師行明開化禪師太宗朝賜紫衣師號錦嶺萬花谷梵語云僧伽唐言泉僧史畧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衆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人亦稱軍也。律師法師禪師有人問惠海禪師云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師曰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傳受命之遺風東威儀行軌範三番羯磨作四界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為敢造次法師者據獅子座鴻懸河辨啓鑒玄闡開般若妙門若非龍象跋涉安敢當斯禪師者據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復見前三昧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諸方廣語事文類聚桑門六帖開士尚上男曰優婆塞又曰僧又曰德士大歲一覽論禪學之始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其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譖自齊戒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法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渠會通間達磨入來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云西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脩行達磨一切埽蕩不立文字直指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五

人心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指徑悟而

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歸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也朱子語

錄朱子語錄僧家專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二手看他的動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程氏遺書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過問其

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參志林

浮屠不三宿奉下恐生恩榮墮觀僧徒之集則曰海會雲堂有說乎予應之曰叢林盡取諸海畢竟乃類乎雲然則一閑之市何謂瓦子不曰來如瓦合去如瓦解翻譯名義大論奉言衆多比丘一處和合是名僧伽讐如大樹叢林是名為林淨名疏云律名四人已上皆名衆律鈔曰此云和合衆和合有二義一理和謂同證擇滅故二事和別有六義成和同脩見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口和無諍意和同悅伴師云欲令衆和要由六法一以慈心起身業二以慈心起口業三以慈心起意業四若得食時減鉢中飯供養上座一人下座一人互持戒清淨六漏盡智慧肇曰非真心

水樂叢卷之六

六

無以具六法非六法無以和羣衆如衆不和非敬順之道也。又僧名良福田者報息經云衆僧者出三界之福田謂比丘具有戒體戒為萬善之根。是故世人歸信供養種福如沃壤之田能生嘉苗故號良福田大論云是僧四種一有羞僧持戒不破身口清淨能別好醜未得道二無羞僧破戒身口不淨無惡不作三啞羊僧雖不破戒根鈍無慧不別好醜不知輕重不知有罪無罪若有僧事二人共諱不能斷決然無言如白羊人殺不能作聲四實僧若學無學住四果中行四向道是名實僧唐太宗嘗問玄奘三歲欲樹功德何最既益法師對曰衆生寢惑非慧莫啓慧芽抽植法為其資弘法由人印度僧為最又云沙門或云衆門或名沙迦遮音訖正言室摩那擎或舍羅摩擎此言功勞言脩道有多勞也伴師云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門肇云出家之都名也泰言義訓勤行勤取涅槃阿含經云捨離恩愛出家脩道攝御諸根不外欲慈心一切無所傷害過舉不忻遂苦不戚能忍如地拔號沙門後漢書鄭祀志云沙門漢言息心削髮去家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為也瑞應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或云具名沙門那此云之道以為良福田故能斷衆生體乏以脩八正道故能斷一切邪道故迦葉品云沙門那者即八正道沙門果者從道

永樂大典

卷八七〇六

畢竟永斷一切貪嗔癡等世言沙門名之那者。名道如是道者斷一切之
斷一切道以是義故名八正道為沙門那從是道中獲得果故名沙門果
或以沙門翻勤息書裕記云謂勤行衆善止息諸惡息界內惡者滅通沙
門次第息界内外惡者別教沙門一心禦息內外諸惡者圓融沙門瑜伽
論云有四沙門一勝道沙門即佛等二說道沙門謂說正法者三活道沙
門謂脩諸善品者四汙道沙門謂諸邪行者又云必薦古師云含五義
一體性柔軟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麤獵故二引蔓旁布喻出家人傳法
度人連延不絕故三聲音遠聞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智論
痛喻出家人能斷煩惱毒害故五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智論
云。出家多脩智慧是解脫因緣俗人多脩福德福德是樂因緣僧祇
云。恭養會利造塔寺非我等事。彼國王居士樂福之人自當供養比丘事
者所謂結集三藏勿令佛法遠滅。又云和尚又云聞聲度僧原由
太子入山父王思念乃命家族三人謂阿鞞跋提拘利舅氏二人謂陳
如迦葉專訪隨侍動靜一人著五欲太子初食麻麥遽爾退席三人著苦
行太子後受乳糜亦復遠去。泊成佛果念誰堪度初思二仙空言已死復
念五人當往先度故至婆羅柰一夏調根勑為陳如說四諦得道次為阿
鞞跋提說布施生天福樂同時證果三為迦葉拘利亦如前說皆得聖道
是為三翻度五比丘既先入道故首列之。阿若憍陳如此云已知二類
鞞此云馬勝三跋提此云小賢四十力迦葉亦名
婆敷五拘利太子即摩訶男。又宗翻譯主篇云

僧講事物紀原僧史略曰僧講自朱
僧講士行魏代講道經始也詳講僧

僧律事物紀原僧史略曰漢靈帝建寧三年安世高首出義決律一
卷次有比丘諸禁律魏世天竺三藏曇摩迦羅到許洛慨魏境
僧無律範遂於嘉平中興曇諦譯回分鴟磨僧
抵戒心圖此蓋中國戒律之始也詳律宗僧

僧官事物紀原廣明洪集曰後魏太祖朝始中以沙門法果為統管
僧為僧正秩同侍郎法欽慧斌掌僧錄給事同吏令此僧立正錄之始也。
又元魏以沙門僧顯為京師統隋天下分置十統呼上統或曰大統唐罷
統立兩錄司於京邑謂之僧錄宋會要景德二年御便殿引對諸寺院寺
首詢行業優長者拔補左右街僧官先是道宣上令功德使選定選補所

置或非其人多致謗議。故常覩閱試焉。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詔諸州僧道依資轉至僧道正者。每年承天節前具所管僧道及寺觀分析為僧道正。已來年月歲數名行有無過犯。閑坐以聞。三年閏二月命知制誥李維直史館路振直集賢院祁暉宿於中書出經論題考試左右街僧官而序遷焉。八年七月詔今後諸州軍監僧道正有闕委知州通判於見管僧道內從上選擇。若是上名人不任勾當。即以次揀選有名行經業及無過犯為衆所推舉任勾當者申轉運司體量諸實令本州軍差補勾當訖奏候及五周年依光降指揮施行。天聖八年正月以僧道官屬詔開封府選試僧具名以聞。五月開封府言勘會左右街僧正僧錄管幹教門公事其副僧錄講經論首座鑒義並不管幹教門公事。詔今後左右街副僧錄並同管幹教門公事。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開封府言左街道錄陳淮幾等狀竊觀僧官每年遇聖節許令進功德疏。自僧錄至鑒義十人各蒙賜特教祠部度一名。係帳行者緣道釋二教遭聖辰祇應脩崇事體相類。唯道門人數最少乞依僧官體例從之。元豐三年十月九日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御者。今除散階已罷外其帶御少官名實有妨礙欲乞以授試御者改賜譯經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改賜譯

木樂大典卷第七真

八

經三藏法師真師號及請俸之類並依舊詔試御者改賜六字法師試少卿者四字並冠譯經三藏餘依舊。崇寧元年五月四日詔僧道官免試超越職名補額外守閼鑒義之類。自今雖奉特旨衝改舊條等指揮。令省子細契勘真有礙是何條法閼奏更不施行。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詔前右街額外守閼鑒義寶月大師法訓係考試教補僧官昨緣與慈孝寺整會常住地主勦令還俗已於宣和元年八月內復寶月大師。依舊充僧自差充主管招應獻烈皇太后梓宮前道場並無遺闕可特與依舊充右街額外守閼鑒義。五年正月十五日詔左鑒義德信特補右街副僧錄主管教門公事令承替恩彥住持圓覺院。依舊崇奉太上本命香火。三十年七月六日中書詔皇后功德院住持天竺時恩薦福寺慈

大師子琳特與補右街鑒義。乾道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詔凡以雨暘祈禱觀音必獲感應。上天竺住持僧若訥特補右街僧錄。十月六日詔天竺時恩薦福寺保壽皇太上功德寺住僧右街鑒義子琳特補右街僧錄。監寺僧利宗特補右街鑒義歐陽公集內降補僧官。先朝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當時諫官御史累有論列。先帝深悟其事。因著令僧職有關。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關中書以下兩街

選一人未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內降令與鑒義中書
執奏以為不可韓曾二公極陳其事。臣脩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
為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衝改先朝著令則是內臣
干撓朝政此事何可啓其漸又奏曰宮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今
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逐成怨望
若不絕之於漸此一小事陛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為
上親信朝政可迴在陛下目前似一閑事外邊威勢不小矣上遽可中書
所奏令只依條例選試臣脩又奏一百日字事既不行彼必有言萬事只
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為得失而
韓曾二公亦所陳甚多上皆嘉納之。金國志浮圖之教雖貴威望旣多捨
男女為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師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
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國師在京
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師國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井堂間話講經
與南朝等僧錄僧正帥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為任任滿則
又別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並服紫袈裟都綱
別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為任有師祀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維郡縣僧職

也。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並申解僧錄都綱司充史世祖
紀二年正月以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
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國朝諸司職掌在京置僧
錄司左右善世二員正二品左右開教二員從六品左右講經二員正八
品左右覺義二員從八品各府置僧綱司都綱各一員從九品
副都綱各一員各州僧正司僧正一員各縣僧會司僧會一員

僧隸 事物紀原唐會要曰武后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
隸祠部。此祠部轄僧之始也。唐志亦云唐會要開元二十四年
七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奏臣等商量緣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
方與教使同客禮割屬鴻臚自爾以來因循積久聖心以玄元本係移就
宗司誠如天旨非愚慮所及伏望通元日後秉春令便宣其道僧等既緣
改革亦望此時同處分從之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制道士女釋宜隸宗
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至天寶二年三月十三日僧尼隸祠部道士宜令
司封檢校不須隸宗正寺。唐書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全隸左右街
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奏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奉宣僧尼
不隸祠部合係屬主客為復合今鴻臚寺收管宜分析奏來者天下僧尼

國朝已來並隸鴻臚寺至天寶二年隸祠部臣等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地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當又萬務根本合歸尚書省隸鴻臚寺亦未為尤當。又據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蕃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其國中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便收管不要更隸主客其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會昌五年秋七月中書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六年五月乙巳敕僧尼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注唐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冠隸宋正寺璽寺武后延載元年以僧尼隸刑部開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冠隸宋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牒司封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後復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隋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德使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冠隸左右街功德使會昌二年以僧尼隸主客太清宮置玄元館亦有學士至六年廢而僧尼復隸兩街功德使即是年之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牒注改武宗之政也牒即今祠部所給僧道度牒也宋會要咸平十五年十月詔天下有竊買祠部牒冒為僧者限一月隸軍籍陳首擇其罪違者論如律少壯者隸軍籍。

永樂大典卷之六

十

僧封

事物紀原洪明集曰元魏封法果輔國宣城子果加忠信侯安

城公唐封不空肅國公僧之得封自後魏太祖始也。又云元

魏法果卒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此其始也唐亦贈不空司空九朝長編

紀事本末宋宣和元年禪暉封大覺金仙文殊菩薩封安惠文靜大士普

賢菩薩封安樂妙靜大士泗州大聖封巨濟大士雙林傳大士封應化大

士初祖達磨封元一大士二祖封同慧大士三祖封善明大士四祖封靈

慧大士五祖封靜心大士六祖封德明大士永嘉速覺封全德大士經文

合改佛稱金仙菩薩稱仙人羅漢稱無漏金剛稱力士僧伽稱脩善銅象

不納並許改塑僧已降詔為德士所有寺院撥放試經遣疏度牒並改作

披戴為德士淳熙十一年正月四日詔汀州廣福院靈感威濟大師加

封靈應威濟普惠大師以祈禱威應從本州請之五月十七日詔漢州什

邡縣慧劖禪寺波峯和尚真慧大師加封真慧妙應大師以祈禱威應從

本州請之紹興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詔明州天童山景德寺僧正覺

賜塔額妙光封宏智禪師從住持僧法為請也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詔泉州德化縣真濟大師加封慧慈真濟

大師以祈禱有應從本路轉運司請也

永樂大典

卷八七〇六

僧證

事物紀原洪明集曰後魏太祖時法果卒謚趙胡靈公此僧賜證之始也。宋朝會要曰咸平三年八日梵僧法賢卒謚慧辨。

四年法天辛謚元覺真後施護卒亦謚明悟也。紀纂淵海大曆十年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謚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歲和尚通鑑唐代宗紹興六年

四月十八日成都府言本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亡僧克勤道行顯著人所推仰乞賜謚號塔名詔謚真覺禪師塔名寂照。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知臨安府俞侯言本府靈鷲山興聖院故寂常海慧大師淨暉係藩卽看誦本命經僧戒行高潔欲依靈芝崇福寺住持僧元照律師例給賜謚號塔名詔證脩證了。

義法師塔名元覺。

僧號

事物紀原後秦鳩摩羅什始號法師其後中國名僧亦稱之晉朝講經草堂寺有廟臣大德沙門千餘人此始有大德之呼後

趙石虎號佛國澄曰大和尚此稱和尚之始也。晉初鳩摩羅什來東渡龜茲王請為國師姚興迎羅什待以國師之初也梁勸慧約云元膺聞黎之尊屬當智者之號此師號之起也唐中宗神龍二年號萬迴曰法靈公姚泰又號羅什為大師則大師之名蓋起於此唐僖宗廣明甲子賜僧知玄號

悟達國師僧徹淨光大師可符法智大師德宣演暢大師自此始為朝廷寵渥之命見事始云唐會要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為僧詔宜賜號大覺宋會要仁宗嘉祐七年十二月杭州靈隱沙門契嵩上傳法正宗記詔入藏教仍賜號明教大師。大觀元年閏十月二十六日詔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賜師號度牒各二道用為酬獎或願師將號換紫衣亦聽。宣和元年二月四日詔天下尼住持畏老可委逐州軍守臣取索姓名並賜師號如有師號者添兩字。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詔解州防禦使鄭明之特與剃度為僧充僧職與師號管幹教門公事法名善因。建炎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福建路轉運司言建州崇安縣管下新豐鄉吳屯里瑞嚴禪院有開山扣水和尚俗姓翁名藻凡遇水旱祈求輒應乞賜塔額師號詔以慧應塔為額六年加法威大師從轉運司請也。紹興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詔以昭慈獻烈皇后殯宮脩奉香火恭寧寺更與度僧一名本寺知事僧並賜紫衣內住持人仍賜二字師號。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州制置使岳飛言臣駐軍江州請到禪僧惠海住持江州廬山東林禪寺本僧禪學精通戒行孤潔欲望特與一佛心禪師號從之。隆興元年八月二十

八日詔臨安府徑山能仁禪院大慧禪師宗果賜號普覺禪師塔以寶光
為額先是上嘗賜宗果御書妙喜庵以及御製贊誦宗果死其徒了賢等

請以宗果所居為妙喜庵奉御書於閣上臣乞賜師號塔額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十三日詔平江府吳江縣洞庭包山顯慶禪院慈受普照大師

懷深追號慈父禪師賜塔以普明為額以其徒法駿等言師住持名山三十餘載行業顯著道俗推崇故有是命。乾道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

徑山住持僧蘊聞對選德殿上問佛法蘊聞以所學對上曰三教一也但門戶不同又一歲再召宣問合旨賜錢三十緡號慧日禪師淳熙二年

五月二十日詔前住潭州大鴻山密印禪寺傳祖沙門守惠塔院可特賜妙明為額八月九日詔印州南津勝因院楊樂和尚特封妙德大師十年

七月二十二日加妙德惠惠大師皆以祈求有感從本路漕臣奏請故告

淳熙五年二月四日詔崇報功德院住持僧崇粹賜號圓悟禪師以安德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趙伯圭言見住持先臣秀王崇報

功德院僧崇粹道行清高衲子歸鄉住本院已三十年山門整肅杳火精

度院去先王墳塋不遠乞特賜一禪號從之淳熙十三年五月八日詔

雅州名山縣崇頂山智炬院甘露大師特賜普惠大師以所請感應從本

卷之六

十一

卅清心十七日詔建寧府崇安縣瑞巖禪院慧應塔妙應法威慈濟大師賜妙應法威慈濟普照大師以雨陽祈禱感應從本府請也十四年十二月詔懷安軍雲頂山惠應塔妙慧大師加封妙慧慈應大師以雨陽祈禱感應從本軍請也紹熙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詔住持景德靈隱禪寺僧蘊

真懿真成妙空文惠普明慈懿慈濟真教明普宣秘惠照禪鑒淨因淨惠淨嚴淨悟普證圓證證悟慈覺惠覺密印崇辦通照。

僧衣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漢魏之世出家者多著赤布僧伽黎又林陵諸僧衣色倣西竺後周忌聞黑衣之議悉屏黑色著黃色衣謂今僧衣褐起於宇文周制注按北齊忌黑文宣然第拂以七近漆屬黑後果敗於宇文黑禰然則非後周也又事始云代宗寶錄曰大曆三年僧惠崇內賜紫袈裟記以為僧紫衣之始按贊寧僧史略曰則天朝僧法朗譯大雲經陳符命言法朗等皆賜紫袈裟則僧之賜紫自天后始也不然唐會要安得開元二十年波斯王遣僧及烈至唐勑賜紫袈裟還國之事也蓋僧賜紫不起於代宗明矣宋會要乾德三年十二月滄州僧道圓詣

西域還來獻月多葉梵經四十二夾道圖晉天福中往在塗十二年住天竺六年還經于闐與其使僧至太祖召問所歷山川道里賜紫衣器幣館于京寺。開寶七年知鄆州王龜從表上中天竺摩伽陀國僧法天河中府梵學僧法進所譯聖無量壽等勝二經七佛讚詔法天等赴闐召見慰勞賜紫衣。雍熙二年詔應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演者悉館于傳法院自是梵僧至者悉召見賜以紫服東帛華僧自西域還者亦如之。太平興國三年三月開寶寺僧繼從等自西天迴獻所得梵文經等詔賜繼從等紫衣自是每獻者多詔賜方袍馬山堂考案太宗崇尚釋教得西域僧法名及息天災施蔓等取所獻梵文翻譯為息天災等賜紫袍師號皆至朝散大夫光祿鴻臚卿以年五年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天息災烏填國僧施護至京召賜紫衣。天禧二年正月詔應聖節後求諸州奏到僧道正及五周年者真西川廣南特與師號餘俟次年無過犯結罪保明以聞諸州道正僧正亦須衆所推許而任之宮寺綱首亦有詔補者舊皆五周年第賜紫衣師號加為七年。幽州舊聞元豐四年六月辛酉詔自今紫衣師號止令尚書祠部給牒牒用綾紙被受師名者納綾紙六百至是罷宋會要乾道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知饒州王秬言奉詔賑濟飢民僧

詔傳行者智脩度牒供牒計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僧法傳行者法聚奏粥供牒計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人。詔詔傳行者智脩法聚各賜度牒披剃崇寧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知真定府呂嘉問奏天下建崇寧禪院遇天寧節度僧賜紫衣所以崇佛兼祝聖筭功德甚大切謂諸路極有真跡福地藍伽並未有撥度恩澤承續灑掃者欲乞汝州香山慈壽禪寺襄州福聖院並改賜天寧觀音禪院名額每遇天寧節撥放紫衣恩澤各一名從之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慶壽教僧尼道士女冠年八十以上並與紫衣已有紫衣者與師號十年十二月早三年正月慶壽

欽因

僧籍

事物紀原唐會要舊制僧尼簿三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留州縣文閣元十七年八月十日勅僧尼宜依十六年舊籍則僧尼供帳始于此耳僧史略曰唐文宗太和四年正月祠部請天下僧尼真名申省以憑入籍入籍造帳自太和始也二文不同以會要為正宗朝用顯德事三年一造帳定著于令唐會要天寶八載十一月十八日禮部尚書崔翹奏僧尼籍開元二十九年造天寶元年已來度人總未入籍

望具牒令諸州縣勘造仍委採訪使勾當限勑到兩月日畢其籍請準司封奏道士女冠籍每十年一造仍未為恒式勑旨依奏錦綺萬花谷唐初

天下僧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四舊唐書職官志凡天下寺有定數每寺立三綱以行業高者充諸州寺總五十三百五十八所三十二百三十五所

僧一千一百二十二所毛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雜那一人凡僧薄籍三年一造凡別勑設齋應行道並官給料凡國忌日兩京大寺各二以散齋僧尼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五年五月壬戌祠部奏括天下僧尼二十六萬五百周世宗紀顯德二年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令兩京及諸州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見僧四萬二十四百四十四泉州府志九朝通鑑至道元年太宗覽泉州僧籍歲未度者僅四千餘語近臣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餒者近世一夫耕迨至十人食者黎民安得不困東南風俗情游固非樂為清淨但慵耕穗避徭役其宋朝事實國初西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十四百合削平諸國其數猶廣天禧三年普度僧道凡二十六萬二十四百九十人天禧末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浙江福建常居天下半山堂考索宋朝兩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餘人歲度十人自後削平諸國其來

未來大典卷之七百六

十四

後僧精彌庵江浙福建尤多宋會要景祐元年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人慶曆二年僧三十四萬八千一百八人熙寧元年僧二十二萬七百六十一年山堂考索二年詔自今經業精熟者方許係籍熙寧八年在京僧九千七百三人諸州軍僧一十九萬三千七百九十九人十年僧二十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中興聖政寺至於紹興二十年中嘗問賀允中僧道之數尤中言道士止有萬人僧有二十萬一夫當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三山志舊記繫帳僧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五人童行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八人今繫帳僧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人童行二千九百一十五人閩縣僧一十八百八人童行四百八十八人候官縣僧一千九百五十五人童行五百七人懷安縣僧八百七十一人福清縣僧一千四百人長溪縣僧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古田縣僧一千一百一十二人童行八百七十八人連江縣僧五百八十八人長樂縣僧四百九十四合畫行一十二人永福縣僧五百三十二人童行二百七十八人蘭清縣僧五百六十六人童行一百六十七人福源縣僧四百九十二人童行一百四十八人寧德縣僧七百六十四人童行三百二十一人舊記謂僧戶與民參半以今稽較之直民田五之一今民田若地八萬二千餘頃食民五

十七萬九千。黃中小老不計浮屠民田若干。一千餘頃食僧徒一萬四千餘人。是民七人共百畝而僧以二人食之。民產錢八千緡有奇。僧寺一千五百木。不啻當民八之一。以故州常賦外。一切取給于僧寺。有以也未。

僧稱和尚

事物紀原後趙石勒號佛圖澄曰大和尚此稱和尚之始也。翻譯名義云和尚外國語漢言知有罪知無罪也。此言親教師由能教離出世業故。

僧稱比丘

翻譯名義大論此云乞士。上乞法以資慧命下乞食以資色身又涅槃經云能破煩惱故名比丘。又莊嚴經云破無名狀故名比丘。

僧稱上人

錦綺萬花谷有過能自改名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上人。能改齋漫錄唐詩多以僧為上人。日杜子美已上人茅齋是也。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龐人。二。渴人。三。三。

未來大藏卷二十七

主

僧稱開士

海錄碎事衡岳有開士榜。嚴經云十六開士悟圓通。

僧稱沙門

事文類聚秦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欲而歸於無為也。表作道州文宣王廟碑。彌易師沙門凝誓是也。錦綺萬花谷梵云沙迎應者文沙門那。或云柔門唐言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

僧稱苾芻

事文類聚僧曰苾芻。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三冬夏常青三性體柔軟。四香氣遠勝五引蔓布條專勝經。

僧稱闍黎

錦綺萬花谷梵語云阿闍黎耶。唐云執範。今稱闍黎蓋充音記畧也。又云阿闍黎夜隋云正行龍斜正弟子行誥。

僧名縉流

鄭氏譚詩稱僧人謂之縉流。

僧稱沙彌

錦綺萬花谷落髮後稱沙彌也。華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悲之地。又謂息惡行慈也。釋氏安覽。

僧稱頭陀

錦綉萬花谷梵語云杜免漢言抖擣謂三毒如塵坌真心此人能振擣除去故今訛稱頭陀又抖擣貪慾

喚癡三界內外不

敢不捨名社多

僧徒稱釋

事文類聚普道安授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

習鑒高自稱稱天釋道安石林詩話佛學從師姓始晉初為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聞從支謙學故為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為師謂以釋命氏遂為定制釋道安亦其姓也石林老人避暑錄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聞學於支謙為支常道猷本姓馮學於支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為稱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爾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永樂大典卷之百六

十六

僧袒尚右

宋莊季裕難助編天自東而西為左轉一晝夜一周日月自西而東為右行月一月日一歲乃周天行遲

故日月附天東出而西沒古人譬之始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動磨急而蟻緩故但見蟻隨磨轉也釋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膝右逮華嚴經淨行品云右遶於塔當願眾生所行無逆成一切智所謂順者如右臂之內向日月之東行是矣而今僧徒行道與轉輪經藏皆自東南以至西北乃左達而逆行李長者於合論中亦辨

此失但眾習已久莫能正之耳

度僧

舊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五年九月上幸天宮寺度僧二千人資治通鑑唐代宗大曆三年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一千人

唐會要長慶元年三月勅左街安國寺右街興福寺萬善寺宜各置壇場一所以四月一日起首至畢日停所置壇場不得度新人唯受半戒者許受具戒仍委兩街功德使與所司勘責各合受戒人數挾名聞奏長慶元年四月一日徐泗觀察王智興奏請於當道置浮圖戒壇度僧尼元和以來屢有詔旨禁絕此弊諸道莫敢有請獨智興首啓其事因緣率歛甚於主稅自淮以南至冀之徒奔走尤甚智興之家資累鉅萬蓋因於此浙西

觀察使李德裕狀論云。徐州觀察使近於泗州開元寺置戒壇。從去年便遣僧人於兩浙福建以來。所在帖牒召僧尼受戒。江淮緣自元和二年後更不度人。百姓聞知。遠近臻湊。當管僧尼。又皆私蓄資產。與編畔無異。自有戒壇以來。一戶有三丁五丁者。必發遣一人出家。意在規避丁徭。影占資產。自正月以來。百姓落髮者無數。蘇山度僧。一日點得一百餘人。過江勘問。唯十四人是舊出家沙彌及客僧。餘悉是蘇常州百姓。亦無本州公憑。其時並勒却歸本管。還俗訪聞。泗州所置戒壇。只在聚飲財貨殊非降誕資福之意。其僧尼到者。每人納錢二十文。當日給牒放回。原不受戒。若不鈐制直至降誕方停。計兩浙及福建各失却五六千丁壯。此事非小繁於朝廷法度。況江淮賦役至重。實要精為限約。狀到中書門下即奏停。

寶曆元年二月。勅兩街佛寺置方等受戒壇場。自三月十日至四月十日停。仍令兩街功德使各選擇有戒行僧。謂之大德者。考試僧能闡記經一百五十部。能闡記一百部。即與度。大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勅重脩置靈感寺及嵩山會善寺。并置戒壇。其所度僧尼。委諸道州府。每年據合填開人數。委長老僧依本教。於戒定惠三學中選擇有道性。通法理者。給與公憑。各逐便赴兩處戒壇受戒。兩都各選戒律大德十人。秉持法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七

事。其不堪者罷之。堪度者度訖。給戒牒。勒歸本州。傳持教法。外州者。關報祠部。收管兩京委功德使主持戒壇。不見本州公憑。不得與度。本州不見戒壇公牒。不得私容。除條習三學外。其餘雜藝他術。一切禁斷。其別勅度人。亦須官壇受戒。通鑑綱目。唐武宗會昌六年。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咸通三年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三年。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宋朝大事記。開寶六年四月。限度僧法。諸州僧帳及百人者。每歲許度一。今熙寧以前。有度僧而無鬻僧。熙寧以後。有鬻僧而無度僧。度僧則無所利。而為之鬻僧。則有所利。而為之也。國初度僧為有限。而後日鬻僧無所限。徒以助一時費用之急。而答游民之寄肆。吳端之禍。惜哉。宋會要至道元年六月詔。江南兩浙福建僧尼。今後以光在僧數。每三百人。放一人。仍依原數。比試。念讀經紙合格者。方得以聞。不如此式。而輒奏者。知州通判職官並除若干。繫人吏三綱主首。本犯人。次配僧尼死。及還俗者。祠部畫時。追戮訖。繳送祠部。應袁私剃度。及買得偽證文書為僧者。所在官司點檢。許人陳告。犯者刺面。次配牢城。凡即決。還俗。先是僧尼讀經。止以三百部為限。而無念誦者。是歲太宗開泉州僧籍。已度數萬餘籍。未度者。猶四千餘。始定。

此制明年又詔淮南川陝路並依此制。錦騎萬花谷建隆初詔佛寺已齋不得再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二百人歲度一人。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萬餘人。天子驚駭曰。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故立此制。太平興國七年九月詔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塞。眷言求度之人頗限有司之制。俾申素綱式表殊恩應先係帳沙彌長髮未制度者並特與制度。祠部即給牒。今後不得為例。不得將不係帳人夾帶充數犯者當行次配。咸平三年二月福州言兩浙僞命首僧二千九十四人准詔試經合格者給公憑為僧。不者還俗。欲望更不比試。正蒙會見在數給公憑仍舊為僧從之。景德三年八月諸王府侍講孫奧轉對諸城降寺度僧。真宗曰。道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譽假使僧道輩特有不捨安可即廢也。四年七月詔西京永昌禪院今後逐年許制度行者五人。仍勘會的實係帳日月編排並逐年依上名下次制度薦募越候度到行者并舊管僧人共五千人為額更不在此限。若今後額內有關逐年遇承天節節時制度行者充填不得過五人。兼依例逐年具帳通計人數以聞不得將本院差出及遊禮諸處僧人便為闕額。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詔天下寺觀。曾賜得太宗御書處。自今除承天節比試額定數外於見在童行外從上名特度一合。三年五月詔懷安軍雲頂山大中祥符寺每承天節特與度行者三人。五年六月詔開寶寺靈感塔福聖禪院主紹寵知塔沙門守願除逐年依例撥放七人外每年承天節紹寵特與度行者五人。守願特與度行者一人。凡月詔泗洲僧正文禪每年承天節特與度行者一人。天禧元年五月詔應今年閏四月終以前在京住居僧及五年以上者各與弟子一人。係帳後至來年承天節依例試驗經業後不得為例。八月十五日詔昇州蔣山太平興國寺歲度行者二人給米百石。山堂考索天禧二年八月詔普度道士女冠僧尼凡度二十六萬二千九百餘人。天聖二年十二月尚書右丞集賢學士馬亮言天下僧徒數十萬多遊惰充彌隠跡為僧鎔為盜賊汚辱教門。欲望今後除額定數制度外非特更不放度及常年聚試之際。先委僧司看驗保護如行止不明身有醜刺及犯刑憲者並不得試經。仍於逐年試帳前榜此條貫從之。續通鑑長編天聖二年辛未以真宗太祥京城寺觀等所巡幸州縣度人為僧道有差。三年乙未開封府言長寧節請如乾元節度僧道三百八十人。詔止度三百人。山堂考索至和初陳執中執政。自乾元節曉僧五十人度一人既而言者以為不可復百人度云。元年詔乾元節

宋史卷八十七

十八

永樂大典

卷八七〇六

度僧限百人度一人。熙寧元年十一月，中書言太皇太后生辰，準條給祠部牒二百以半度僧。今準內降給紫衣及師名共六十四道，餘並給度牒詔。吳條制進入宋會要熙寧八年六月十六日，詔增河南府超化寺歲增度僧二人，賜紫衣一人。以上批寺乃釋迦佛舍利所在於畿內最為靈跡，兩榜兩隨獲嘉應，聞歲止度僧一人，賴闢人脩奉故也。元豐元年四月二十一日，河州諸慈濟院依太原府例，二年度僧一人，從之。七月九日詔故西天譯經三藏試鴻臚卿日稱依法護例，遺恩度僧七人，慧辨院歲增度僧一合，曲消舊聞天禧詔收奏遺物並給左藏庫錢廩後無人舉行。元豐二年三月，因陳向為提舉常平官，詔命主其事，向又乞命僧守護葬及三十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宋會要元豐七年五月十一日，詔皇后父祖墳寺左街資福禪寺可除每年撥放外，遇同天節度僧二人，紫衣一人。七月十六日，詔雍王顯乳母孫氏葬報先禪院每歲同天節度僧一合。崇寧二年十月九日，詔崇寧寺觀並依十方住持，其披剃升紫衣自崇寧二年天寧節為始。如未有童行，即仰所差主管僧道保的手下童行披剃。崇寧三年以後，即依此施行。大觀二年十月三十日，詔大相國寺慧林禪院住持長老元正坐化，賜絍三百疋，錢三百。

永樂大典八七〇六

尤

人鮮知道。其徒熾然以希求心行愛取行穹窿沃壤支衣豐食薄衆人之奉以厚己拔一毛而利衆不為也。福州乾元住持詔宗與寺僧法珪者募諸信士傳錢六十萬有奇不可供他需資不給者悉以貸予收其羸度有功於衆者二人將自此始歲以為常之。昔佛在舍衛次第巡乞不生高下違順二想施者受者如出一心與諸衆安共作佛事不聞約與而羨取之雖然能使積者散貧者給情者勸賴以獲益者衆故為書之尚庶幾焉。悲夫今浮屠之類成物自恣不為其所當為而宗輩或能推利他之故為書之。曹勸松隱文集淨嚴度僧記。釋迦如來成等正覺隨宜設化說法度人物度則阿若憍陳如最後度則須跋陀羅所應度者亦皆得度猶說達教經以告諸比丘。毒於無窮雖威度後教法具存如佛在世則知佛之出也。本於度人至於遺教之設直欲精嚴其戒行防閑其非僻爾是經之傳俾後世或見或聞皆有所宗仰由是凡學出世法落髮披繻依瞻佛日者率稱道教弟子如一燈之明可至於百千萬燈無有窮盡實自是發之佛欲度人之心可謂至切。董公以勤勞之節入侍帷幄積有歲年每肩一心克辦衆事號謹廉之臣而又了知若窯信向誠若既著嘉績擢登省庭例賜功德院額為淨嚴禪院延請僧了居主之居耆德飽參為叢林規

則公沒之後精精專恪守有加于昔傳道之外復徧募信禪賈田百畝約每歲所收度僧以續佛事可謂得遺教之旨矣。自非董公有知人之明於前若公能不負所知於後何以至是。勸告老寓居天台林泉間淨嚴專使未名以紀其實及為述遺教之意備告之誠使得度者以此為心則無戒行之失他日繼居者以此為心則歲增之角是得度與度人一舉兩得也。以此仰祝聖壽當十萬年見流通以此廣祝聖之譽必歷塵沙劫名具實在其實為廣大。詎可算數惟後人守之勿墮厥竟北闕禪師集陳致政施用度僧記。施僧欲英四事具足一意參扣鉢僧俾正命充滿邪解弗作舍僧解風雨飄搖之憂浴僧拂妙觸宣明之跡至於度僧則如上種種盡在於是教必尊僧蓋佛祖所自度僧度佛祖也。責佳實於良苗非雨露之所滋耘籽之及時必槁於烈日萎於雪霜又何所妄冀區區舍家林林服勤精頽異者皆良苗非恩霑自天則一伽梨亦何所妄冀故叢林有賢勞之澤等而上之逾一二十寒暑乃能得就令得之必四五十筋骸盡瘁欲求如佛祖因地勤苦精敏時所為心至力彌何以至大究竟為大福因發生富貴壽考報幼種應毫髮反償始經所云可憐可憐爰有信善致政陳公洞見此理捐膏腴三百畝歲度一僧芳顯世世。自一至多傳無有盡推

此願力亦無有邊。天竺巍巍，靈山未盡。此廣大心與山俱高，整闢廣堂，助增莊麗。光明纖靡，屢歲隨喜。是不可不書也。噫！塵勞之儔，各知資生財。知其豐，勢知其崇。素知其廣，位知其穹。號非為子孫計，若蠶蛹踏而起，不知積而能輸，輸而得其歸。於佛隴教說，宋與佛隴之傳相終始。獲善應於斯文，如公者鮮矣。故吾未而出之為區區若蠶蛹之戒。

禁私度僧

唐會要天寶五載三月二十五日京兆尹蕭炅奏私度僧尼等自今已後有犯請委臣府司男夫并一房

家口移隸磧西。寶曆二年三月江西觀察使殷侑奏請於洪州寶曆寺置僧尼戒壇。勅殷侑故違制令擅制戒壇罰一年俸料。舊唐書大和三年十月己酉江西沈傳師奏皇帝誕月請為僧尼起方等戒壇詔曰不度僧尼寧有勑命傳師忝為藩守合奉詔條誘致愚妄庸非理道宜罰一年俸料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降復繁會之縣詳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關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通鑑綱目大中六年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先是進士徐然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美衣精綢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雖不能如武宗除積弊柰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由之生事擾人望委長吏量加撙節勿禁私度僧尼從之胡氏曰：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猶或藐藐其聽。若徒言來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生脩寺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萬僧誠不足憂。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珍藏弄倫戚敗人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特發之。況華屋精饌以養情過乎。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樂於武宗舉措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則庶乎其有感矣。集覽髮十七萬僧全僧畏變為民告。有功可食。孟子曰：「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食者似詳見張文下。資治通鑑周顯德間勅天下寺院非教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尼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宋會要天祐元年十月河北緣邊安撫使劉

承宗言僧人有從北走來者自今望令勸會如不係兩地供輸人及近東州軍固廟到北界為僧過來即令結罪保明委無虛誕試經申奏給與祠部從之時邊民有私度為僧過來即令結罪保明委無虛誕試經申奏給與祠部牒者故條約之金史明昌元年春正月制禁自披剃為僧

鬻兩僧

山堂考索元宗時安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

已明年鄭清叔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又於輔闡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神宗熙寧元年七月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洛鬻度牒以佐一特之急若於無事特立為陳乞恩例則亦可惜欲乞自今官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減半為紫衣猶去剃度之冗從之賣度牒蓋始此前此未嘗言賣度牒因錢公輔言表而出之二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糧數王安石奏事上問曰糧額所言不可賣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額所言自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額所言不違王道之權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姪溺不援是豺狼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萬人性命今欲為凶年計當於豐歲為之而國用有所

不暇故賣祠部所剩者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七年給度牒五百道付河東運使又賜度僧二千五百道帳涇原懷慶路饑民及永興路常平糶本八年上批勸會賣度牒數呈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熙寧至今八年給八萬九千餘道元豐七年門下言度牒已著令每道為錢三十千檢會夔州路每道三百十以次減為百九十九償高處別取旨從之丹墀獨對鬻僧漢明帝時浮屠始入中國然其教猶未盛行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湧至太宗復立之武宗素惡僧尼會昌四年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天下節度觀察治所各留一寺多不過三十人餘皆勅令歸俗雖招提蘭若四萬餘所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歸俗及宣宗立盡反會昌之政勅曰國初豐富僧道寺觀舊宋有田者盡免租差然以天下通計何啻占田數千萬頃此平民之田為其所奪之所管何止數十萬人此平民之衣食為其所奪列之四民而不收精其三昧而無益蠹民害政莫有過於此者今不能絕之蓋亦少抑之乎鬻牒以進之歲稅以捐之則庶乎其可也救荒一策鬻牒之外鬻僧次之科派有銀寺觀依例救荒亦可之昌州侯充勤機求大德中有給提督刺之詔至元

永樂大典

卷八七〇六

中省選試僧人之條。辨盜訟，斷罪還俗。差發稅糧，或嘗或免。天曆詔必先納丁錢。申覆禮部出給度牒，方許出來。先儒論斷，韓子曰：佛與老之道也。木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大其言。蘆其聲，道先王之道以道之。緣塞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唐姚崇曰：何用度奸人以壞正法。宋高宗曰：獻言者多欲資度牒以資國用。一度牒所得幾何？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一度牒之利？右介曰：兵農憔悴，此獨膏腴牒賜號縉紫紛如執事者柰何而不圖哉？孫洙曰：天時有水旱，賦役有蠲復，而浮屠之食民，一歲取畢足焉。天下之所以大困匱者此也。唐補闕辛替否疏曰：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僧浮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唐太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僧行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光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百川學海詒謀錄：江南李主佞佛度人為僧，不可數計。太宗既下江南，董行沙汰。其數尚多。太宗乃為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詔江南、兩浙、福建等處諸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人。尼一百人，歲度一人。自首歲度僧道，惟試經。且因寺之大小立額。如進士應舉，然雖奸猾多竊身其中，而膺薦之甚者，無所容。自朝廷立僧齋度牒，而僕廝下流皆得為之，不勝其濫矣。源流至論鬻僧，三代而上，王政脩明，民有常業，而不知為僧。三代而下，王政廢闕，民無常業，始起而為僧。韓子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原道歐陽子曰：井田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本論益傷之也。惟其傷之是以聞之。故著書立言，直欲人其人。大其書，嗣先王之道，以道之。原道脩仁義之本，以勝之。本論能排攘斥，不使之賊吾良民也。有王者作，補王政之闕，脩王教之廢，以正人心之惑，可也。顧可鬻之以聞其端，歎善嘗攷其源流，佛之為教，古無有也。東漢以來，始入中國。漢明帝時，率僧之數，入中國，然未度僧也。至唐元宗聽楊國忠之言，始納錢以度僧。時安祿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遣侍御史崔嵬至太原，納錢度僧。凡道士旬日得百萬錢，然則鬻度之法創於此。歎嗚呼！西民有常業，古之道也。彼其不繫而衣，不耕而食，戚居臣廢父子，悖理傷化，甚矣。人為僧，一夫失業，故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姚崇為元宗言之，唐紀若不矜制，當失六十萬丁。李德裕為穆宗言之，唐紀夫何自唐以來，遞相祖襲，至于今而不廢歟？噫！我知之矣，不過借是以為豐財之術也。抑豈知此端既開，趨者瀕倒。天下之民，失業者衆，財果可豐歟？宋熙寧以前，日就裁捐。天子曰：經業精熟，方許籍記。嘉熙二年，詔自今經業精熟，方許藉記，訖否，則曰。

四十未度當降約束。至道元年奉覽泉州一歲未度者僅四十餘人。肇曰。一夫耕三人食。高有餘者。近世一夫耕。迄至十人食。天下黎民安得不
重困。嘗降約束大臣曰。所度皆惰農游手不可。天聖四年章臣王魯言。制
度大為貴。情農游手之人。無益政化。張知白言。臣任擢客。嘗斷劫盜一
大。皆是僧徒。上曰。自今懲革。勿使太過。否則曰。所度皆亡賴奸人不可。嘉
祐三年。寶昌朝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亡賴遊民為弟子。或藏匿亡命豪傑。
自今皆取鄉貢保任方聽收納。請從之。其在當時。或五十而度一人。至和
初。曾執中執政。自鮑元節聽僧五十度一人。既而言者以為不可。後一百
人度一人。或百人而度一人。至和元年詔。乾元節廢僧限百人度一人。至
熙寧以後。則冗濫矣。河東修城。則以僧牒。熙寧七年給五百道。符河
東運使修營。陝西糴穀。則以僧牒。熙寧七年賜度牒二千五百道。陝西宣撫
司易光錢糧。永興糴本則以僧牒。熙寧七年賜度牒。符陝西宣撫
原懷慶路糴民。是永興路常與糴本。其在當時。償至百九十九千九百
未止也。又至三百三十五百千未止也。元豐七年以下。言度牒已著。今每道
為錢百三十千。優會夔州路每道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償商分利。
取旨從之。蓋熙寧以前。量本抑末。不以鬻牒為利。熙寧以後。務末亡本。必

未集卷之六

雷

以鬻牒為利。惟熙寧以前。無所利乎此也。故自嘉祐至治平。凡七萬八千
通十三年計之。歲之所度。止於六千也。惟熙寧以後。有所利乎此也。故自
熙寧之初。至八年。凡八萬六千。通八年計之。歲之所鬻。不啻一萬也。熙寧
八年。上批勸會貴度牒數。至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凡十三年。給七萬八
千餘。導熙寧至今八年。給八萬九千餘。雖然我朝諸君子。嘗有言焉。熙寧
以前。王公曾言其多。宋公祁言其冗。熙寧以後。程公顥言不鬻錢。公輔乞
並裁。王長編此皆切特教弊之言。然亦非知本之論也。我高宗嘗曰。一
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宜止一度牒之利。紹興七年。歐陽之言。有欵
多賣度牒者。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一人為僧。則一夫
不耕。其所失。宜止一度牒之利。又曰。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
田不耕矣。十七年。上曰。今田菜多荒。若更賣度牒。是耻農為僧。且一夫
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朕所以不論度牒者。正恐僧徒
免耕不耕者衆矣。噫。聖謨洋洋。嘉言

孔彰三代而下。知本者。莫惟高宗乎。

汰僧

北史魏本紀。武帝大延四年。罷沙門。年五十以下。周本紀。高祖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燒像悉毀。罷沙門道古。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五

並令還俗。通鑑綱目唐高祖武德九年夏沙汰僧道。太史令傅奕上疏曰。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悉其假託。便不忠不孝。剃髮而捐君親。邊
于遊食。易服以避租賦。偽作三途課。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
禁。輕犯憲章。且生元奇。大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文。貧富貴賤。功業
所招。而愚僧僧行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悉
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唐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毫或亂華。主虧臣
信。改虐祚短。崇武齊襄。是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諸令匹配。即成
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立紀教訓。可以足矣。詔百官議之。唯大僕
卿張道深是奏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棄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
夷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
生於空桑。乃違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
獄之設。正謂是人。上亦愚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令有司沙汰
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虧壞龕穢者。勅還鄉里。京
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突厥謹審。以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焚
異。悉焚其藁。朱冕。漢譯胡書。西胡之書難曉。故以漢語譯之。復奏
燒典。使鵠摩羅什翻譯西域經論。自立胡神。傳教曰。西域之神。其名
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剽落。託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
旋閭閻。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邊等齊人。進
達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詛。交通豪
猾。荼羅憲網。自陷重刑。黠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狼蕩。有猶嘉苗類。彼游
泥濘。大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清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來。多立
寺舍。不求閑曠之境。惟趨喧雜之方。繕米崎嶇。毫字殊錯。拓舛隱匿。誣納
姦邪。或有接延鄧郎鄰近。脣醇坡塗。滿室羶腥。益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

崇敬之義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惠恩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董
蕡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清源宜徒沙汰諸寺僧尼普有精勤練
行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居住給衣食物易令乏短其不能精戒行有關
不堪供奉者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宜
悉停斷京城留寺三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除卷罷之事竟不行。新
唐書蘇環傳武后鑄浮屠立廟塔無虛歲環以為糜損浩廣雖不出國用
要自民產日彊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盪偽相半請併寺著僧常
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遷鑑綱目唐玄宗開元二年沙汰僧尼中宗以李
貴成寧管寺度僧富戶墮丁削髮遊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
羅什不能存奉齊襄禪為未免禍殃何用妄度查人便壞正法上從之沙
汰萬二十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禁與僧尼道士往還胡氏曰
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人之所棄而夷狄者中國之
所絕也今不使百官與僧尼道士往還是夷狄待之罪人畜之則曷若使
之衣巾冠帶而齒於平民乎某覽齒於平民高謂舉列如齒也得
以年齒序列於平民之萬年龜鑒唐明皇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
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營避役遠近充蕩至是舉
永樂文獻卷之三
主

國公姚崇奏之上納其言除太子少保以疾不起遺令誠子孫其略曰今
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圖於永貴里領竭府庫
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且五帝三王之時民致仁壽無橫夭國
祚延長此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護齋施物之功耶且佛者覺也
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
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捐耗生人無益亡者且如來普慈竟存
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出舊唐書姚崇傳唐會要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奉勅諸道所留僧尼數宜令更商量分為三
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如此得中便分拆條流奏者今據天
下諸道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鎮州魏博淮南西川山南東道荆
南道南洋宋幽州東川郢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許
留二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許潞磁鄆費徐泗鳳翔充海淄青滄齊易
定福建同州華州望令每道許留十人夏桂管邕管黔中安南汝州金州商
州容管望每道許留五人一道河中之勅下留十三人數多多少與此條流
差殊請據前勅人數為定臣等商量約方鎮大小準此條流事以得中其
尼不在留限從之八月勅河南府依前留僧二十人鎮州魏博淮南西川

永樂大典

卷八七〇六

山南東道荆南湖南宋州東川鄂岳浙西浙東宣徽湖南江西十六道先合留僧二十人今數內落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陳許路陝鄭曹徐泗鳳翔淮青易定陝虢福建同州華州一十四道先合留僧十人今數內各落三下三人河中先留僧十三人今數內更落三下三人桂管汝州等道依前留僧五合夏州留僧五人今並不用留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五年八月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既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正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合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聞人竟有何益何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為事不宜大過李德裕惡之出為靈武節度副使萬年龜雖唐武宗會昌五年上勅併省天下佛寺中書條奏諸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宜各止留一寺寺僧止留十人下州並發餘人並勒還俗返歸貢以充幾戶八月制曰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浸興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蠹耗國風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忽君父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亂人無逾此道況我高祖文皇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弊之可革斷不在疑而中外誠臣協于朕意條流至當宜在必行濟人利舉予何讓焉今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收膏腴上田數十萬頃收奴婢為良二千餘人還俗於戲前古未行以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特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下制明廷宜體予意出本紀山堂考索武宗素惡僧尼會昌四年勒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一寺天下節度觀察治所各留一寺多不過三十人餘皆勒令歸俗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座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及宣宗立盡反為會昌之政五代史漢李欽明為司勲員外郎上言古語云一夫不耕一婦不織必有受飢寒者矣聖化之內且約十萬僧尼每日人食二升十萬人日費二千石以日繫月其數可知每一僧歲中須綿五千疋綿五十萬貫計綿五十萬疋綿五十萬兩此輩不耕不織實數大倫臣謂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

民富經曰。聖人在上國無幸民。民之多棄國之不幸。江少虞類苑太宗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餘者。今殆二十人矣。東南之俗。連村跨邑去為僧者。蓋懦豫懦而避徭役耳。泉州奏未利僧尼係籍者四千餘人。其已剃者數萬人。尤可驚駭。見事是山堂考索天聖八年。詔應男子出家為僧道者。祖父母父母在。別有親兄弟侍奉方可得出家。禁男子祖父母父母在。不許出家。四年。宰臣王曾等言。剃度太多。皆情農游手之人。無益政化。張知白言。臣托振密。日嘗斷劫盜。有一火之中。全是僧行者。上曰。自今一切宜懲革。勿使太過。請通鑑長編。嘉祐四年。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滋月益。不可卒去。宜詔天下州軍。凡僧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又而自消之勢也。詔從之。宋史備要。大觀四年夏五月。停給僧牒。毛注言。天下僧尼舊十倍。凡數十萬人。祠部歲給度牒幾三萬乞。權住三年。從之。宋會要。紹興六年四月九日。尚書省言。近年僧徒猥多。寺院填溢。允。濫姦蠹。其勢日甚。諸州每年經議。其就試者率不過三四十人。經業往往不通。州郡姑息惟務足額。盡降度牒。詳人進納。官中舊價百二十貫。民間止賣三十千。稍能營圃。便行披剃。誰肯勤苦試經。顯見此科亦是虛設。權住三分之二。十三年六月八日。二省言。寄星寺乞。每年撥放。有礙。非降。權住。指揮上曰。既有指揮權住。且休放行。朕觀昔人有惡釋氏者。欲非毀其教。絕滅其徒。有喜釋氏者。即崇尚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中。朕於釋氏。但不使其太盛耳。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以資國用者。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撥放。十數年之後。其徒當自少矣。中興政要。不欲廣釋教。紹興二十六年二月。進呈主大寶乞戒折帛錢劄子。上曰。王大寶近又乞放行度牒。殊未曉朕意。達言者多以出賣度牒為利。亦以祝人主壽延洪國祚為言。佛法自東漢永平間。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年至八百。此時佛法安在哉。朕以謂人主。但當凡事上。則求合天心。下。則仁及生民。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僧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竭民財以興建塔廟。蠹民傷教。莫甚於此。豈宜廣也。不給度牒。二十七年八月。進呈諸州軍有給換不盡僧道度牒乞。令盡數繳納。尚書禮部上曰。前日賀允中上殿。朕問。即今僧道之數。允中言。道士止有萬人。僧有二十萬人。見士大夫奉佛。其間議論。多有及度牒者。朕謂。目今田菜多荒。不耕而食者。猶有二十萬人。更給賣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奉佛。

法自東漢明帝時流入中國。前代以來，非不禁絕，然終不可廢也。朕亦非有意絕之，所以不給度牒者，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耳。

不欲鬻度牒，非佳事。今湖廣總領所歲有給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

亦自足用。豈紹興三十年相置以萬人為額之前，度牒切未行也。上曰：待

僧皆非古也。世變之極，兵民分為二，兵固已病民矣。又因兵而財用不足，藉度牒以給之一，人為兵供之者十人，既未能革養兵之弊，又跋民以

棄南歸游手日衆，農民日削，可不急哉？聖語首及於此，其意深矣。已上

三事，兩朝欲減僧籍，以寬民力。臣升之釋曰：國初僧尼之籍六萬，至道之

初泉州未度者四千，太宗聳然憂之，特加約束，富弼擇其事，謂今祠部之

籍三十四萬，西民被蠹深矣，得不為之節制，稍減其數，以息民力。臣嘗以

其說而參之，孫洙經緝策，則謂寶元中乃四十四萬，慶曆七年惟三十一

萬，蓋歲度不過千百，而物故者常浮數倍。至和初年，歲度猥加一倍，竊惟

國家未能盡除廢而復培益之也。且謂宗室妃主，而請度僧造寺，唐景雲

中太平安樂之亂制也。大臣而請度僧造寺，大曆中王贊元載之惑於左

永樂大典卷八十七

九

道也。朝廷清明大臣守法度，宗室妃主無驕亂，不顧襲景雲大曆之弊也。又謂不耕織而衣食於民，失時有水旱賦役有蠲復而浮圖之食取足焉。此天下所以大困匱者此也。元祐中有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者，亦請恩祖宗之美，立崇師塔廟之禁。龍、兩府貴戚得造寺度僧之制，裁歲度撥放之額，立常住計口占田之限。即三者之說而推之，或可以漸減游惰而歸耕。農省浮蠹以寬民食，在先朝且未能盡革，况今之主國計者無一事非借助於此。白和耀曰：科白員工後充取諸下以供上，而上之所以償之者，舍是殆無策也。是三者之說亦惟止泛濫於末流。僅賢乎日增月益，雖天下之民蕩然而不知止者，若夫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脩禮義之本以勝之，則有韓愈歐陽脩之說在。宋史張洞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為浮屠者衆，洞奏至和元年，勑增歲度僧舊勅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勲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場禁，毋兼採而已。今祠部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捐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達史聖宗紀，開泰五年十一月，詔汰東京僧，元史至元三十一年十月，僧官總統以下有妻者罷之。至順二年，太禧宗禋院臣言累朝所建大萬安等十寺舊額僧三千一百五十人，歲例給糧。今其徒猥多，請

汰去九百四
十三人。制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六

三